

中国古代心理美学六论

○陶东风 著

心理美学丛书

百花文艺出版社

书馆

B83-069
6

心

理

美

学

丛

书

101602

中国古代心理美学六论

陶东风 著



女子学院 0108089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古代心理美学六论 / 陶东风著. —天津: 百花文艺出版社, 1999 重印
(心理美学丛书/童庆炳主编)
ISBN 7-5306-0567-4

I. 中… II. 陶… III. 心理美学-中国-古代 IV. B83-06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1999)第 43591 号

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天津市和平区张自忠路 189 号

邮编:300020

e-mail: bhpubl@publicl.tpt.tj.cn

<http://www.bhpubl.com.cn>

发行部电话:(022)27312757 邮购部电话:(022)27116746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天津市宝坻县第四印刷厂印刷

※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7.5 插页 2 字数 160 千字

1992 年 1 月第 1 版 1999 年 10 月第 2 次印刷

印数:1001—4000 册

定价:12.50 元

内 容 提 要

中国古代文学艺术有着十分悠久的历史,创造了极其辉煌灿烂的艺术成就,具有独特的风格韵味。本书系心理美学丛书之一。作者运用当代心理学、美学、宗教学、文化学等诸多学科知识,对中国古代审美心理特征进行了深入的分析 and 精细的描述,对其与中国古代文化和哲学观念的内在联系给予充分的揭示。此外,本书还通过中西文化心理、价值观念的比较,展示了中西审美心态的异同。本书概念新颖,视野开阔,掌握大量第一手中外文资料,既有很高的理论水平和学术价值,又通晓流畅,易于阅读,是一部特色鲜明的心理美学著作。

再版序言

童庆炳 程正民

在“心理美学丛书”出版后的几年里,我们受到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学术界的老一辈,如钟敬文教授、季羨林教授、蒋孔阳教授等,都给本丛书以很高的评价和热情的鼓励。特别要提到的是学术大师季羨林先生不但在他的论著中肯定性地引用丛书中的某些观点和分析,而且亲自出席了课题组召开的成果(包括本丛书 13 部在内的 15 部书是国家社会科学研究规划“七五”重点课题成果)鉴定会。他的这种对学术事业的大力支持和对后辈的热情激励精神,使我们十分感动。而许多中青年学者和作家对这套丛书的热烈赞扬和不断的引用,对我们也是莫大的安慰。我们的劳动终于有了精神的回报。

国内的许多报刊,如《光明日报》、《读书》杂志等,对丛书的出版或进行了报道,或加以评介,或刊登了丛书中一些著作的“序言”,使关心中国文艺心理学研究的读者得以了解这套丛书的学术价值,看到了中国的文艺心理学在经过了半个世纪的沉寂之后,在 80 年代、90 年代的新发展,以及对中国当代形态的文学理论建设所做的贡献。

还值得一提的是,丛书中的多数著作,都先后在各省市获

社会科学优秀著作奖。有的因丛书中有他的一部,并得到了好评,竟连续破格提拔,改变了人生的“命运”。更重要的是丛书的作者大部分都很年轻,这是他们出版的第一部书,他们就是从这里获得信心和力量,从这里起步,然后在学术的园地驰骋,去征服一个又一个学术高峰。

“文艺心理学”作为一个学科的名称由已故著名教授朱光潜先生于本世纪30年代命名,实际上正如在那本《文艺心理学》中所言,他研究的是“美感经验”,是“心理学的美学”。由于约定俗成,后来学界也就叫“文艺心理学”,但它不是心理学的一个分支,而是美学和文艺学的一个分支。中国现代形态的文艺心理学建立于本世纪,其先驱人物是王国维、鲁迅和郭沫若。王国维早于1904年所发表的《红楼梦评论》就含有“审美心理距离”说的思想,1910年出版的《人间词话》提出创作上“出入”说,则可以说是西方的“移情”论和“心理距离”论的“中国版”,应该说,中国的文艺心理学的起步是很高的。郭沫若则在1921年和1923年发表了《〈西厢记〉艺术上的批判与其作者的性格》和《批评的梦》两篇文章,前者自觉运用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来解析《西厢记》及其作者的创作动机,后者则运用弗洛伊德的“梦的解析”的方法来分析自己的小说《残春》,并肯定文艺与梦的微妙关系,上升到一定的理论高度来考察文艺问题。鲁迅也很看重文艺心理学,他于1924和1925年间翻译并出版了日本学者厨川白村的《苦闷的象征》一书,这是一部明显地受精神分析心理美学影响的著作,鲁迅在翻译了这部书后,用它为讲义,率先在北大、北京女子师大和中山大学开出“文艺心理学”课程,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实际上,当郭沫若和鲁迅发表有关文章和翻译有关书籍时,中国现代的心理美学已经走向“自觉”。30年代,作为“京派”人

物的朱光潜于1936年出版了《文艺心理学》和英文版的《悲剧心理学》，作者以中西融会的方法研究“美感心理特征”，并以很强的学理性促使中国的文艺心理学走向成熟。在30年代，另一位值得注意的人物就是胡风，胡风是当时“海派”的一位代表，但他基于对当时前苏联的一些教条化的创作理论不满，以反映论为基础，独特地建立了以“主观战斗精神”为中心概念的创作心理学。在50年代，这些理论先是引起争论，后来胡风之思想和朱光潜先生的《文艺心理学》先后遭到不公平的批判。在沉寂了半个世纪之后，在社会主义的新时期开始之后，文艺心理学在思想解放运动中，终于迎来了又一届青春。从80年代到90年代，是文艺心理学的大发展时期，各种心理学美学、心理学文艺学的著作和译作相继出版，其势如雨后春笋，它的创获，得到了文艺理论界广泛的承认，全国几十所高校开设文艺心理学课程，成为文学理论研究和教学中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当然和其他领域一样，文艺心理学的研究也面临新的突破问题。但文艺心理学在80年代、90年代的大发展是有目共睹的。在最近一次全国性的文艺心理学研讨会上，一位著名的作家动情地说：文艺心理学视角对作家的研究，是“逼近”作家的研究，它不是隔着三条街骂人，而是走进你的院子，走进你的家，甚至走到你的床头。我们这些研究文艺心理学的人听了这些话感到很温暖。不论前进的道路还会有怎样的曲折，中国现代形态的文艺心理学将带着自信迈进新的世纪。

百花文艺出版社在我们最困难的时刻支持我们，毅然冒着“风险”出版了“心理美学丛书”，与我们风雨同舟，我们永远不会忘记这一点。特别是陈景春和王顺来同志，为这套丛书的编辑出版竭尽全力，对他们的劳动我们由衷表示敬意。现

在百花文艺出版社决定再版这套丛书,再次表明他们所具有的学术眼光和不凡魄力,仅再次表示我们深深的谢意。

1997年9月于北师大

总序

童庆炳 程正民

人的认识总是由浅及深,波浪式地前进。随着两次世界大战隆隆炮声的沉寂,随着科学思想从哥白尼、牛顿、达尔文到爱因斯坦、玻尔、海森堡的跃进,人们感悟到人的生命的宝贵,同时发现,就是在认识自然规律时,也渗透着人的因素。人类终于痛苦地认识到,不先打开人类自身的奥秘,世界和宇宙永远是一个谜。于是关注人自身、研究人自身再次成为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各门学科研究的焦点。

这股重新认识人自身的学术思潮,在美学领域里也得到了热烈的响应,这就使审美主体成为了本世纪美学研究的主要对象,对审美主体及其心理体验的凝视和深入,成为了本世纪美学发展的一个显著标志。正是在这种凝视和深入中,心理美学,或称心理学美学(Psychological Aesthetics)成为了这一世界性的关心人的学术思潮中一个极为活跃分子。诚然,心理美学的历史源头可以追溯得很远,但现代意义的心理美学却诞生在本世纪。心理分析美学、完形心理学美学、行为主义心理学美学等等,作为完备的学科和流派都形成于本世纪。这众多的学科和流派,犹如百花吐艳,构成了心理美学的令人神往的、壮丽的图景,也充分显示了心理美学在研究审美主体及其审美体验方面的无可比拟的优势。

心理美学的研究对象是审美主体在一切审美体验中的内

在规律。其中既包括研究艺术美的创作和鉴赏中的心理律动,也包括研究自然美和社会美的鉴赏中的心理活动轨迹。但因为艺术美是美的最高的和最集中的表现,所以心理美学的主要对象不能不是艺术创作和接受活动中的审美心理机制。这样,艺术家的心理特征,艺术创作的动力,艺术创作的心理流程,艺术作品的心理蕴含,艺术接受的心理规律等,就很自然地成为心理美学的中心课题。对这些课题的理论探讨和个案分析以及宏观把握和微观深入,都是不可缺少的。这套丛书就是根据上述中心课题设计的,每一本书都从一个角度切入,探讨和分析一个特定方面的问题。

心理美学研究的方法目前有些混乱,在此不能不多说几句。我们的看法是,心理学和美学是两门不同的学科,它们各自有着不同的对象和方法。这样,当人们将这两者相交叉、相撞击、相融合时,就暴露出了许多棘手的问题。我们发现,简单地、肤浅地、生硬地将两者焊接在一起,是没有学术价值的,也不可能为—门新学科开辟坦途。荣格曾说过这样一句话:心理学不能解决文学的本质问题(详见荣格:《分析心理学与诗的艺术》)。这句话由一位对文学艺术满怀兴趣的心理学大师说出来,是殊为耐人寻味的。难道荣格这样说是给心理美学泼凉水吗?细心的读者不难发现,荣格这句话中所说的心理学是普通心理学,而普通心理学的确与心理美学存在着隔膜。首先是对象不同。普通心理学是以普通人的一般心理现象为对象的,而心理美学则是以人的一种特殊心理现象——审美心理——为对象的;其次,普通心理学已越来越向自然科学靠拢,这决定了它在方法上不能不力求定量化、定性化,并采取价值中立态度,而心理美学则要揭示包括审美主体的强烈的情感倾向和价值态度在内的微妙复杂朦胧变幻的心理活

动。如果无视上述不同之点,简单生硬地将普通心理学和美学焊接在一起,那么就必然会变成既非心理学又非美学的怪胎。它的学术价值就大可怀疑了。

我们认为,普通心理学的方法如不加改造地搬到美学研究中来,就势必导致对特殊对象的简单化处理,导致对人类心理中最为细致微妙的心理现象的粗暴宰割。一位西方学者说得好:对于心理美学来说,“唯一正确的结论并不是把违反心理学基本原则的艺术家批评一遍,而是修正心理学的原则,使之服从艺术的事实”(见埃伦茨威格:《艺术的潜秩序》)。是的,对于我们来说,最值得尊重的是艺术事实,而不是普通心理学原则。在这两者发生矛盾之时,我们别无选择,只能选择事实,而不能选择原则,这是唯物主义的一个基本原则。心理美学是美学,而不是心理学,因为它的出发点、立足点和归宿点都是美学。也许我们搞的东西会因此而被人讥斥为不像心理学或不够“科学”,但我们宁可不要那所谓的“科学”的桂冠,宁可用感性的、朦胧的感受和语言去接近那在我们看来是神圣的研究对象,也不愿歪曲、肢解它。我们自信我们的这种态度更接近真正严肃的科学精神。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我们抛弃了现代心理学,返回到原始的、常识性的描述中去。不,凡现代心理学中一切符合艺术规律的观点和材料,或经过改造后符合艺术规律的观点和材料,我们都十分珍视,并加以利用。当然,美学、心理学、人类学、社会学、文化学等多学科方法的综合运用,则是我们的理想。这就是我们在方法论上的思考。尽管丛书的作者各人情况不同,但在方法上我们大致上互相靠拢。

在写作过程中,我们力求以辩证唯物主义为指导,防止片面性,虽因研究对象的特殊性而很自然地侧重于审美主体,但

客体对主体的影响也像一条隐藏着的链环贯穿其中。列宁说：“要真正地认识事物，就必须把握、研究它的一切方面、一切联系和‘中介’。”（《列宁全集》第32卷第83页）。我们在对待诸如主体与客体、感性与理性、情感与认识、意识与无意识、内容与形式等问题时，虽然论述有所侧重，但总是注意并揭示它们之间的复杂联系及“中介”，以求从一个方面出发，达到尽可能的全面。

这套丛书的撰稿人员有年轻的博士、硕士和已不年轻的教授、副教授，但我们都是刚刚步入心理美学这块园地的新手，见到园中的花果就加以采摘，鲜花和甜果肯定是有的，但其中夹带着一些枯花或酸果也在所难免。对此，我们恳切地希望同行和读者不吝赐教。

这套丛书是国家“七五”社会科学研究计划中的重点项目之一——文艺心理学研究（心理美学）——的阶段性成果，国家社会科学研究基金会给了我们的项目以资助，同行专家也给了我们鼓励和支持，特别值得提到的是，百花文艺出版社为出版这套丛书做了重大的努力和付出了宝贵的劳动，在此一并表示我们诚挚的谢意。

1989年12月于北师大

目 录

再版序言	童庆炳 程正民(1)
总 序	童庆炳 程正民(1)
前 言	陶东风(1)
一、从心理防御机制到审美的纯粹知觉	
——虚静论	(7)
(一)焦虑及其超越	
——庄子虚静说之一	(8)
(二)超功利与纯粹知觉	
——庄子虚静说之二	(22)
(三)“虚壹而静”与认知心理	
——儒法虚静论初识	(30)
(四)庄子虚静说的影响	(32)
二、抽象艺术与人类心理	
——空灵论	(42)
(一)空灵的两个基本点	(42)
(二)说“逸”	(47)
(三)空灵与简化的艺术形式	(50)
(四)空灵与“以形写神”	(53)
(五)空灵与抽象	(60)
三、言不尽意与言外之意	

——言意论	(68)
(一)“言不尽意”与美感经验的特殊性	(70)
(二)寓情于景与文学语言的感觉化	(81)
(三)感觉化的两种策略:一个比较	(90)
(四)“但见性情,不睹文字”	(96)
四、语义破译与意之境的诞生	
——意境论	(100)
(一)意境为“意之境”而非“意加境”	(100)
(二)意境与接受主体	(114)
(三)意境与简化的艺术符号	(130)
五、自然的世俗化	
——心物论	(138)
(一)悲落叶于劲秋,喜柔条于芳春	(138)
(二)移情说与同构论	(144)
(三)“兴”的特点及其心理学依据	(154)
(四)自然的世俗化与自然的神秘化:一个比较	(163)
六、创伤与超越	
——发愤论	(177)
(一)“心之忧矣,我歌且谣”	
——苦闷与创作动力	(178)
(二)“和平之音淡薄,而愁思之声要妙”	
——苦闷与艺术品的价值	(187)
(三)蚌病成珠与文人的变态心理	(194)
(四)政治悲剧与生命悲剧	
——中西文论论诗与苦闷(之一)	(202)
(五)怨刺与游戏	
——中西文论论诗与苦闷(之二)	(217)

前 言

自己从事古代心理美学的研究是有点力不从心的。浩如烟海的古代美学文献你看过多少?! 就凭那几本今人汇编的古代文论、画论、书论、乐论之类你就能搞研究?! 这,确实是我从开始动笔到完稿未曾一刻不萦于脑际的惶惑。

那么我为什么最终还是选了这个题而且还写完了这本书呢? 原因很多。记得有一次在北京图书馆借出一本英译《老子》,刚翻到第一页就大吃一惊,《老子》首句“道可道,非常道”竟被译成“The way to life is not the way to death”! 中国文化被西方人误解到这个程度实在令人哭笑不得。他们能研究中国文化,我为什么不可以呢? 本人虽国学底子肤浅,但总不致于闹出这样笑话吧?

另外,我总以为:对于古代美学遗产的研究,有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发现和整理古代的文献、材料;一是用最新的美学和艺术理论成果来解释这些材料。显然,前一项工作的成就众所周知,后一种却明显薄弱。实际上,要使古代美学研究

有长足的(甚至是质的)发展,关键的不是穷毕生精力去发现一条新材料,而是用最新的美学和艺术理论去解释那些已经发现和整理好的现成材料。我们的古代美学研究之所以给人以原地踏步之感,主要的原因不在于材料太少,而在于没有成功地运用新的理论武器。那些古典功底扎实的老先生们似乎于新潮理论有些陌生;而那些赶潮流的后生之辈却又不乐意去故纸堆里拣金(用他们的话说是“没劲”)。如此,古代美学研究之沉寂又如何能避免呢?

这样一想,就觉得何不把近几年所学的那么多新鲜玩意与古代美学碰撞一下呢?既然目的在于立意的新,那么材料工夫稍差也不要紧吧(当然不能误解)?以上,可以说是写这本小册子的最初动机吧。

二

中国古代美学中的心理学思想是十分丰富的,这不用我多说。但严格意义上的实验文艺心理学却没有。心理学的近现代发展已越来越脱离它与人生哲学、与价值学的联系,走向自然科学。这实际上也就是与文艺、与美的越来越远的分离。艺术理论从本质上说是一种特殊的人生价值学说,它关心的是艺术与人类生存的关系这一哲学问题,人的生存及价值是美学和艺术理论的核心。任何美学和艺术理论的历史都深刻地折射出人类对于自身生存状态、对自身价值、对生活的意义的反思,人类是为了生存才从事艺术创造,也是为了生存才研究艺术,对艺术的心理学研究当然也是如此,亚里士多德的“宣泄”说,司马迁的“发愤著书”说,都有深刻的心理学思想,但这是带有强烈的人生哲学和价值评判意味的心理学思想,

而决不是什么价值中立的普通心理学。

因此,艺术心理学同别的艺术学一样,只有引入“人生价值”、“人生意义”等概念作为基点和支柱,才能切入文艺的本质。在艺术领域中,价值中立的东西是不存在的。就拿人的感觉来说,有不涉及人生价值,与人的生存状态无关系的感受,如当你坐在实验室里当被试时,老师把一支红粉笔呈示给你看,你说:“这支粉笔是红色的”。此时你既没有动感情,也不是在表露你的价值态度,这种客观的认知感觉是科学研究的对象。但当你爬上了黄山的莲花峰,俯视云海中的点点青出,心旷神怡;当你面对无边的大海心潮起伏,此时你的感觉就不再是纯客观的,它实际上是一种人生境界了,一种带有价值态度的感觉了。这才是艺术和美的对象。伟大的心理学家荣格曾认为心理学不能解决艺术的根本性质问题^①,因为“艺术就其特质而言并非科学,科学在本质上亦不同于艺术”^②,心理学如果坚持其科学的、价值中立的态度,那么它只能在艺术的大门外徘徊。

但心理学并非只能隶属于科学,当它带着评价的眼光去分析探讨人类的各种心理现象时,它就超越了科学。事实上,古今中外一切对艺术活动所作的心理学解释,就其最有影响和价值的部分而言,无不是关于人生的心理学,而非自然科学意义上的心理学。如弗洛伊德的升华说,康德对崇高感的分析,尼采的酒神精神说,柏格森的直觉论,直至马克思对审美感觉的分析。

基于以上的思考,本书所用的心理学,就不是普通心理

①② 《分析心理学与诗的艺术》,叶舒宪《神话—原型批评》,陕西师大出版社,1987年,第83页。